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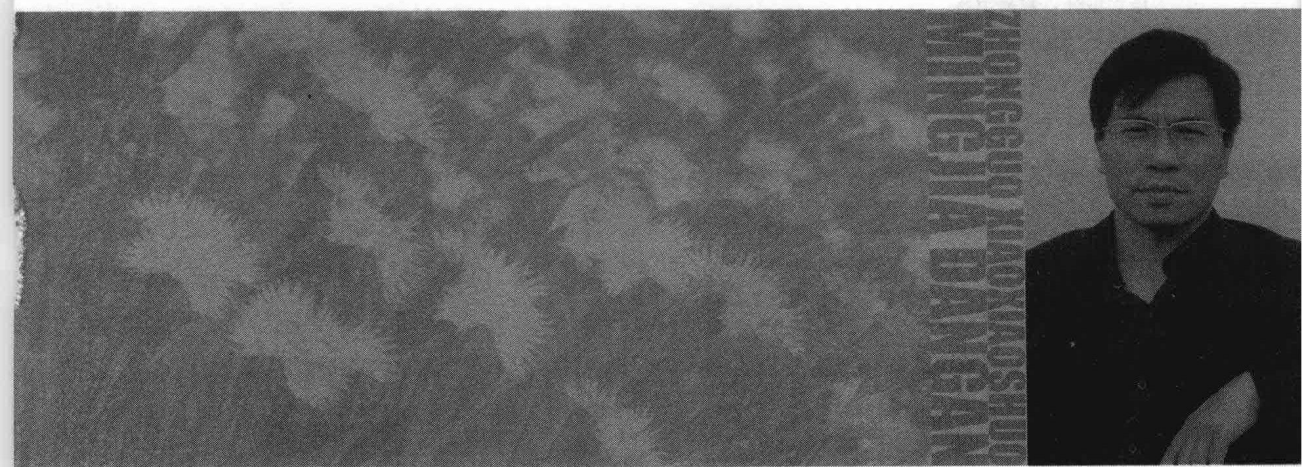


白洋淀

蔡楠◎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白祥淀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 策 划：尚振山
策划编辑：东 方
责任编辑：张晓华 韩 笑
封面设计：三棵树
版式设计：麒麟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洋淀/蔡楠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ISBN 978 - 7 - 5463 - 2841 - 6

I. ①白… II. ①蔡…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678 号

书 名：白洋淀
著 者：蔡 楠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5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 - 18 栋底商 A222 号 (100052)
电 话：010 - 63106240 (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 - 7 - 5463 - 2841 - 6
定 价：29.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序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并关注小小说文体和小小说作家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小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代典籍。可我又觉得，小小说更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历经90年代的探索、新世纪的发展，再到近几年的渐趋成熟，这个过程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昭示着小说繁荣的又一个独特景观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它篇幅短小，制式灵活，内容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所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历经20年已枝繁叶茂的小小说，也被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当做“话题”和“现象”列为研究课题。

其次，小小说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因此有人称之为“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有人称之为“戴着

镣铐的舞蹈”，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小说文体将以文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小说已开始在“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未来景况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总之，小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传播，引导小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最后，希望通过广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坛能出更多的小小说名家、大家，出更多的小小说经典作品，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小小说作品集。让我们一起期待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何建明



目 录

■ 作品荟萃

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1)
叙事光盘	(4)
生死回眸	(7)
猫世界	(9)
水家乡	(13)
鱼非鱼	(16)
行走在岸上的鱼	(19)
从乐园飞往乐园	(22)
鱼图腾	(24)
秋风台	(27)
断魂筑	(30)
易水殇	(33)
六郎星	(36)
蓼花吟	(39)
双面谍	(42)
元妃荷	(45)
静修院	(48)

望云雅	(51)
忠魂补	(54)
谁杀我	(57)
绝 游	(60)
焚 船	(63)
熏 鱼	(66)
习 水	(70)
水 韵	(72)
活 水	(74)
大 波	(76)
欲 飞	(78)
采 莲	(80)
芦 苇	(82)
水 灵	(84)
望 水	(87)
马涛鱼馆	(90)
芦苇花开	(93)
白洋淀	(96)
1858 年的岐口	(99)
1963 年的水	(102)
我爹长在果园里	(105)
狮 舞	(108)
乡思红	(111)
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	(114)
黑白电视	(117)
天晴的时候下了雨	(120)
青 花	(122)
要求赔偿	(125)
砍的不是手	(128)



飞来飞去的蜻蜓	(131)
爱情诗	(134)
脸	(137)
有一种感觉叫疼痛	(140)
影子离我而去	(143)
寻找我家	(146)
飞翔或者冰清化蝶	(149)
盒子炮	(152)
大抬杆	(155)
马步枪	(158)
金月亮	(161)
护旗手	(164)
守 护	(167)
金 狮	(170)
理 想	(173)
劳 动	(176)
工作需要	(179)
你这个神经病	(182)
安全出了车祸	(185)
两个人的好天气	(188)
如花似玉的城市	(191)
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194)

白
洋
淀

■ 作品评论

蔡楠：“荷花淀派”新时期的传人	杨晓敏 (197)
意蕴开掘与形式创新	顾建新 (201)

■ 创作心得

小小说要成功地讲述她自己 蔡楠 (205)

■ 创作年表

创作年表 (212)



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神经病——我哥这样说我。

脑子有问题——我嫂也这样说我。

我哥我嫂是在我说了一句真话后才这样说我的。那一天，他们开着一辆奥迪回乡下来看我爹我娘。车停在家门口，喇叭声抻直了一村人的耳朵。村人们都说，你看人家韩家那大小子，局长当着，小车坐着，大兜小包的东西拎着，水葱儿一样的媳妇挎着，多风光，啧啧。

我爹我娘就慈眉善目地把来看我哥的人让进屋，拿出哥哥带来的香烟撒放到人们手中。人们就围上我哥，问他职务的有，同他叙旧的有，求他办事的也有。我哥一副首长派头，挺着鼓起的将军肚，哼啊哈哈地应付着，我爹我娘就立在屋中央生动地笑。

那时，我被挤在墙旮旯里，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哥。望着望着，我就眯起了眼睛。这时，我就发现我哥头上悬着一把刀，很锋利很锋利的一把刀，那刀晃悠着，晃悠着，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发现这一问题后，我就挤到我哥面前，焦急地说，哥，哥，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众人的目光就刷地一下子向局长的头上望去。他们没有看见那把刀，他们只看见我哥头顶上有一根竹竿在晃悠着，那是我爹夏天用来挂蚊帐的。

于是，我哥我嫂就说出了开头那两句话。

那天，我哥临回城里的时候，对我爹我娘说，老二的病该去医院里看看了，晚了怕连个对象也说不上呢！我爹我娘连忙点头。我说，我没病，我说的是真话，我真的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我爹我娘听了我哥的话，他们真的把我带到城里来看病了。在医院

里，医生们给我做了脑电图，拍了X光，甚至还做了CT。然后在我的病例本上签了意见。我认得那两个字念“正常”。

晚上我们就住在了我哥家。我哥现在在一个很不错的局里当局长，所以我哥能住170平米四室两厅的房子，能享受一切现代化的生活。当我坐在我哥家宽敞的客厅里观看那套家庭影院时，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大场里看露天电影的情景。我就对陷进沙发里的我爹我娘说，爹，娘，赶明儿我也当个局长，在咱村里给你们盖一个电影院。我爹我娘就望我一眼，撇撇嘴说，傻小子，别想美事儿了，还是好好地看电视吧!!

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哥的小车司机来接我们。他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酒店时，对我嫂子说：韩局长在208房间等着，吃完饭我再来接你们！说完，他就又把小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嫂子把我们领上楼，我哥和一个块头很大的人正在房间里交谈着。见我们进来，那个块头挺大的人慌忙站起来，把我们全让在正座上，然后把眼神递给了我哥，韩局长，可以走菜了吧？我哥就很矜持地点一下头，倾过身子对我爹我娘说，宋经理是咱们县里的大腕儿，他听说您二老来了，非安排一顿便饭不行，老宋这人哪样儿都好，就是这热情太烦人了！我爹我娘也就用乡下人的礼节客气了几句，老宋一边给我们斟水一边把笑脸送到了老人的面前，小意思小意思，能请老爷子老太太吃顿饭是我的造化呢!!

那顿便饭上了一些很方便的菜肴，清炖甲鱼、清蒸河蟹、盐水基围虾，还有一盘鹿肉；也上了一瓶很方便的酒，名字很好记，是鬼酒，不，酒鬼。那些很方便的菜我在乡下都吃着不方便，所以我就吃得更多了一些，我还破例喝了两杯酒，什么鬼酒，灌到嗓子里火烧火燎得难受！我娘在桌下一劲儿踩我的脚，我说娘，你甭踩我的脚，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我吃饱了，我哥和宋老板的酒才进行了一半。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叫进来一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斟一杯他们就喝一杯，真他娘的会享受。我就望着宋老板和我哥。望着望着，我就又发现我哥头上那把刀，它晃悠悠晃悠悠的，快挨着我哥的头皮了。我想告诉我哥，又怕他们骂我。吃了人家的嘴短，算了算了，还是少扫人家的兴吧!!

但最后我还是说了出来。那是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宋经理把两瓶



人参酒和两条红塔山塞给了我哥，韩局长，酒，给老爷子喝，这烟嘛，你就亲自抽吧。说着，他还在烟上重重地拍了两下。我哥轻轻地推托了一下，就让我嫂子收了。就在我哥坐进小轿车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车门上悬挂着一把刀。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声地说，哥，小心，你头上有把刀！！

我又一次挨了骂。第二天，我爹我娘就把我带回了乡下。我再也吃不上那样方便的饭菜了。我就馋了许久。

那个深夜的电话铃声响得急促而突然。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接电话，是我嫂子的声音。老二，你哥犯事了，他……他进去了，那该死的老宋在烟盒里装的不是烟卷，是钱哪！你……你和咱爹咱娘明天快来吧！说完，我嫂已经哭得走了调儿。

我拿着听筒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我娘都醒了，他们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幸灾乐祸地说，我哥头上那把刀落下来了。

叙事光盘

A 盘：故事开始的时候，哈头正在他家的院子里扫雪。快扫到门口时，他家那两扇破木板门突然咣当一声就被踢开了。哈头吃了一吓，就看见他爹哈大年裹着一身风雪和酒气闯进家来。哈头就知道他爹又在外边赌钱和喝酒了。哈大年瞪着眼珠子看了哈头一眼，哈头赶紧收回扫帚让路。哈大年就趑趄着迈上台阶，扑进屋去。不一会儿，哈头听见了他爹的叫骂和他娘的哭喊。哈头就知道他爹又输钱了。

这已经成了惯例，哈大年只要一输钱，就会到供销社里赊上半斤散装二锅头，也不要下酒菜，一直脖儿就灌到了肚里去。然后就是回到家打老婆骂孩子撒酒疯摔家伙。每逢这时，哈头总是护着他娘，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也只有攥着拳头出闷气。哈头私下里曾对他娘说，娘，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他娘就搂住他，眼睛哭成了水蜜桃，儿啊，忍着吧，怎么他也是你爹呢，你长大争口气，咱和这死鬼分开过！

哈头就一直忍着。可他今天却再也忍不住了。听见娘在屋里的哭喊比以往激烈，哈头就知道爹今天下手肯定很厉害。他扔掉扫帚就冲进屋去。他看见那半个嘴儿的茶壶已摔碎在地，娘瘫坐着捂着脑袋，血从手指间流了出来。哈大年正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哈头就对他爹喊了一嗓子，你输了钱干嘛总拿我娘撒气？哈大年就停了寻找，扭过头来说，我要你娘那对银镯子，她不给。她不给，我就打她！就是不给你，给了你好又去赌，早晚咱这三间房也会被你输光了！哈头攥着拳头又喊了一句。

哈大年的巴掌就猛地落了下来。哈头的头就嗡地一声炸开了，一个踉跄跌到在娘的身上。娘就发一声歇斯底里的哭喊，哈大年，你把我们娘儿们杀了吧——



哈大年跳了一个高，嘴里喘着粗气嚷着，杀了就杀了，你以为老子不敢？你们不给我那银镯子，就杀了你们！说着，他就从外面拿来了一把切菜刀。一边挥舞着把哈头踢了个滚儿，一边不干不净地骂着扯过哈头他娘的头发，说，你给不给？娘沾着血迹的脸和脖子就横在了哈大年的刀下，她闭上眼睛，痛苦地咽了一口唾沫，不，不给……

哈大年就举起了菜刀。

嘭——，咣啷——。刀没砍进娘的脖子，却落在了地上。情急中的哈头把一个炕沿砖楔在了他爹哈大年的脑壳上。哈大年半匹牛似的身子就重重地摔倒了，血和脑浆溅了哈头娘儿俩一身……

快进：哈头去公安局自首。哈头被判了无期徒刑。哈头被送进了监狱。哈头在工厂劳改。哈头在车间聚精会神学习生产技术。哈头在火中抢救国家财产立了功。哈头无期徒刑改为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后，哈头刑满释放。

B 盘：哈头回到了村里。他看见他家坍塌的房屋，还有长满荒草的院落，他就跪在了老宅前。在两个姐姐的帮助下，哈头翻盖了房子，又经别人介绍，娶了一个死去男人的女人，还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儿子。结婚那天，哈头对女人和儿子说，我有力气，也有技术，以后咱们日子会好起来的！

日子好起来是从镇上筹建电力金具厂开始的。镇上的领导听说哈头劳改时学了电力线夹线鼻的技术，就把他请去当了技术员。后来机构改革，哈头就承包了工厂，取名为“东方电力金具厂”。他来到曾经劳改过的监狱，不仅聘请来了几个老工程师，而且还发展了业务关系。哈头的工厂一下子就火头起来。

哈头就成了哈老板。哈老板有了汽车，有了手机，有了保卫，也有了秘书。哈头的秘书是个女的，姓姚。是他在一家酒店带回来的小姐。哈头那天来了个客户，生意谈成后去县城喝酒，一人叫了个倒酒的，哈头就认识了小姚。哈头就把小姚带回工厂做了秘书。哈头不管是出门旅游、洽谈生意还是出席宴会，都是香车美女，好不惬意。

可好景不长。村里的女人和儿子找上门来了。在哈头的办公室里，女

人和儿子愣是把小姚打跑了。更绝的是，女人叫儿子学会了开车，做了哈头的司机，自己也从村里搬到了镇上。

没有了秘书的哈头还是哈头。他白天调度生产，迎送往来，晚上就回到自己的女人身边。在床上，女人问哈头，是我好，还是那个小妖好？哈头就把眼一翻，打着哈哈说，当然是你好了，咱们是患难夫妻嘛！女人就得了满足，把嘴一噘，哼，我要是年轻十岁，再有点文化，给你当秘书满够格！哈头却打起了呼噜。

哈头出事是女人生病在县城住院以后。那天哈头对儿子说，你照看着你娘，我出去办点儿事。儿子说，我开车送你去！不用了，哈头一摆手，就一人出了医院大门，走上了公路。

儿子却开着小车追了上来。儿子说，我知道你去办什么事，可今天我不让你去！哈头说你知道个屁！儿子说你去找那个小姚，你根本就没和她断过来往，你花钱给她买了个三室两厅，就在阳光小区6号楼3楼西门对不对？哈头就没了言语。儿子继续说，你看我娘她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你应该守着她。你今天要不去，我以后也不管你，你今天要去，咱俩就有个你死我活！

哈头就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你小子还是个克格勃，你甭吓唬我，越吓唬我我越去！我给你们那么多钱财，难道还没这点自由？哈头笑完，就撇下儿子和他的汽车，向一辆出租车走去。

儿子发动了车子，喊了声，你别去——，哈头没有回头。儿子又喊了一声你别去——，哈头还是没有回头。儿子就打正方向，一咬牙，挂上高档，猛踩油门，汽车就准确地向哈头冲去。

慢放：哈—头—就—飞—出—去—了—一—五—六—米—远—在—一—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然—后—像—一—床—破—棉—被—子—一—样—飘—在—一—地—上—一—血—就—一—洒—湿—了—一—马—路—一—洒—湿—了—一—时—一—空—与—一—他—爹—哈—一—大—一—年—一—的—一—血—一—汇—一—聚—一—在—一—了—一—一—起—一—

生死回眸

一片枯黄的落叶从地上飘起，生长在那光秃秃的枝头，枝头回黄转绿，叶片变得青翠饱满，春雨袭过，嫩芽初绽。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假定时光倒流。

一个生命被子弹洞穿，凋谢在刑场上。透过血痕，我们看到杜君的生命像那片坠落在地的枯叶重又飘起。渗进泥土里已经板结的血块开始变得鲜活，重新聚拢回到他的体内，枪口结疤，杜君坐起、站立、走向来时的路。

杜君从两名警察手中挣脱，离开公判大会会场，回到了监所。头顶上窄小的窗口挤进了几丝光线。他咀嚼着每天只有两顿、每顿只有两个的窝头，难以下咽。他想起了迟志强那著名的歌词：“手里呀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杜君就真的流出了眼泪。

你现在流眼泪还有什么用？在审理杜君一案时，县纪委书记气愤而惋惜地说，你是多么的年轻呀！！

是呀，杜君很年轻，在任命为县农行主管业务的副行长时，他才三十一岁。三十一岁，金子一样闪光的年华。他真想干一番事业。然而，这个世界对人的诱惑太大了。忍受清苦去奢谈事业必须有超凡的克制力和忍耐力。面对金钱、美女、汽车、洋房的拥抱，杜君眩晕了。一切的一切开始于那次单位盖办公楼。一个建筑队的包工头叩开杜君的家门，送上了一套精美的挂历。更加精美的是挂历里卷裹着的5万元人民币。主管办公楼基建的杜君在那个晚上失眠了，两个杜君打了一夜架，一个杜君要把钱交还包工头，另一个杜君死活不让。结果杜君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用妻子的名义将钱存入了另一家银行。不久，工程落在了这个包工头手中。接下来的事情杜君不再失眠。一家企业来请，酒足饭饱之后，将杜君拉进了桑拿浴